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遊藝

丘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弘義

[seal]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為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

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

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為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黨横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脣吻國柄秉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哉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冢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

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為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況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效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温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絶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既為禍始必以

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貫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虛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虵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為酷吏傳亦所以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通其妻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

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險不事生産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曽於和州犯奸盜被鞫遂妄告密召見奏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以為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

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别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

中以火圜遶炙之並絕其粮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
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
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
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
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
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
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
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

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為酷矣由是告宻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閱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黙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輝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賔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勑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

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于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

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子弟訟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為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

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
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
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
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
家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
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
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
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

贓為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叅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寃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

項得召見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太原王慶詵女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携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相掎摭則天屢保持之而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剮其肉斯須盡矣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

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麤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內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其官蔭劉景陽身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

罰宜從貶降以雪寃情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内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如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黙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來枉濫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

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仁敬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為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

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

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

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為讐人所殺

傅遊藝衞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為合宮主簿左肅政臺

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

悅擢為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

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

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

神童為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為其所發伏誅時人號為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緑及於朱紫也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初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為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

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將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鞫制獄俱號為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以神勣為清平道大總管尋而冲為百姓孟青棒吳希智所殺神勣至州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為名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

告事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千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内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强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髪薫耳臥隣穢溺曽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摇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

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制獄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

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説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悦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儻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人臣

惡其名不顧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思澤甚優思止既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為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

不以鋸截將無為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為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鳳閣侍郎

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搒殺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乖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

置于別所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寃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遙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處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劒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

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寃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為祟或有流竄而終

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

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為子珣誣告謀反誅又於盱眙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為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誚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羅告

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勑追時胡元禮為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為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搒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氊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悋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

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
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
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
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
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
悦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諸
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

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悦曰大夫糞味甘或不
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
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歷中屢
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
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
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
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
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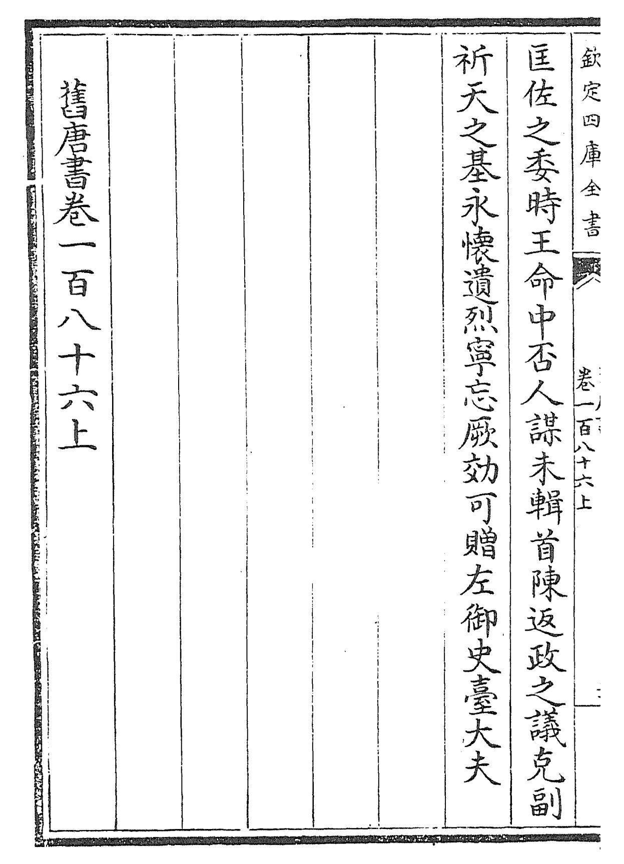
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
此即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
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
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
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
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
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

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柳瓌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為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温彬茂高

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至州募人略無應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為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頊入朝奏之則天甚悅聖歷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為控鶴監頊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頊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

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為控鶴内供奉時議甚不悅初則天以項幹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項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為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偽官貶琰川尉後改安固尉尋卒初中宗未立為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項自安之策項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既

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既高須有付託武氏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豈止轉禍為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則天知頊首謀召而問之頊曰廬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頊既得罪時無知者睿宗即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頊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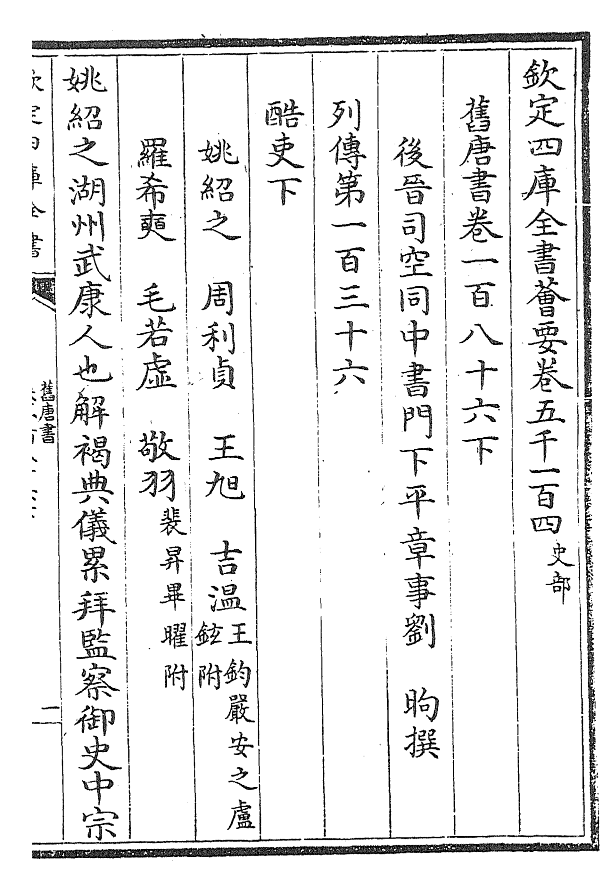
匡佐之委時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
祈天之基永懐遺烈寧忘厥効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索元禮傳枷研楔總○臣酉按通鑑作枷研楔轂注枷研以枷研其頸楔轂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也總字當是轂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温（王鉷　嚴安之　盧鉉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裴昇　畢曜附）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

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
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
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
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為之遜固抑而延
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勑右臺大夫李承
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
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僶俛佯不問仲之延
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

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即為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州辱録事參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汚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

持之遂黜放為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為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為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死

周利貞神龍初為侍御史附託權要為桓彥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為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彥範憂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

於三思為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殺之以絕其歸
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表兄因舉為此行利
貞至皆鴆殺之因擢為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為廣
州都督時湜為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
于嶺表諷利貞殺之為桂州都督王晙護之逗遛獲免
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
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為侍中尚永寧公主

旭解褐鴻州參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賫其首赴于東都遷并州録事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韋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勑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禄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為讎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

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糾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為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欵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任劒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為祇承

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客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冤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為時人之所慶快

吉温天官侍郎頊弟琚之孽子也譎詭能諂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承恩倖引温入對玄宗目之而謂嶷

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炅為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温推詰事連炅堅執不捨賴炅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選炅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炅必謁馬温先馳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炅覿之歎伏及他日温謁炅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炅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垍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垍

兄均為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偽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旲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卽云若存性命乞紙盡荅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栲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

同鍜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為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闚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温

鞫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温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温父瑶情契甚密温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温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温温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温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符温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

徐下拜及至温陽始鞫慎矜以敬忠詞為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温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温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懼懾即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栲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温為能

擢戸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為兄弟嘗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為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為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為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為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田及管内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鴈門太守仍

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為本官尋復奏為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温交通追入為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内採訪處置使温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輙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温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内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

成温轉厚於禄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宫陟自謂失職託於温結歡於禄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温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温澧陽長史温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温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温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沇鞫之温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

門初温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温是酷吏
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
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
王鈞為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為河南丞皆性毒虐
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潰徐乃重杖
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
懾懼温則售身權貴噬螫衣冠來頗異耳温九月死始
與十一月禄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温報讐耳禄山入洛

陽城即偽位𤣥宗幸蜀後禄山求得温一子纔六七歳授河南府參軍給與財帛初温之按楊慎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為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為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款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讖持之為驢駒拔橛以成其獄又為王鉷閑廐判官鉷緣邢縡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廐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

怒恨焉及被貶為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為祟乃云端
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
甥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温持獄
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
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
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温鍛錬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
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為

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略使十四載以張博濟
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
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將流往按之復令張
光奇替為始安太守仍降勅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
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竄
殛尤加委任冀絶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
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輟借館宇侵
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數愆豈多

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跡
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留
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逭刑莫斯爲
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十使夫
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
各悉心時員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並決杖遣司直
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

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即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搒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鞫之瑩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

使雜訊之又不證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𡈽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肅宗潜留若虛簾內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賔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為監察御史羽貌寢而

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為康成縣尉安思順為
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即大位羽尋擢
為監察御史以苛刻徼剝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
作大枷有鼢尾榆著即悶絶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輾其
腹號為肉餺飥掘地為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
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
虚上元中擢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
遵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氷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

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豊碩頓悶悶即倒請垂足

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絶倒者數

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勲

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鞫之

羽召支黨羅於廷索鼬尾榆枷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

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

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

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

簿李邕廣文館進士張夐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資産億萬計楊國忠為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為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禿膝踝亦拷碎視之者以為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産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絶又有裴昇畢𣈆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

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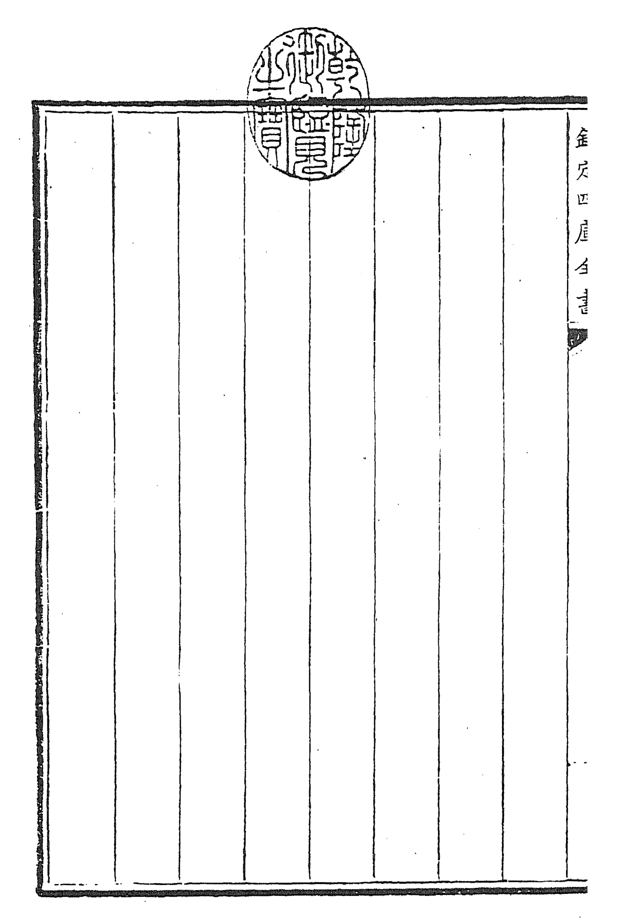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謹案卷一百八十六上第九頁後一行李仁敬刋本訛李敬仁據前文改

卷一百八十六下第九頁前五行須其腫墳徐乃重杖之刋本墳訛憤今改

第九頁後六行為驢駒拔橛刋本拔訛板據新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蔣維壂